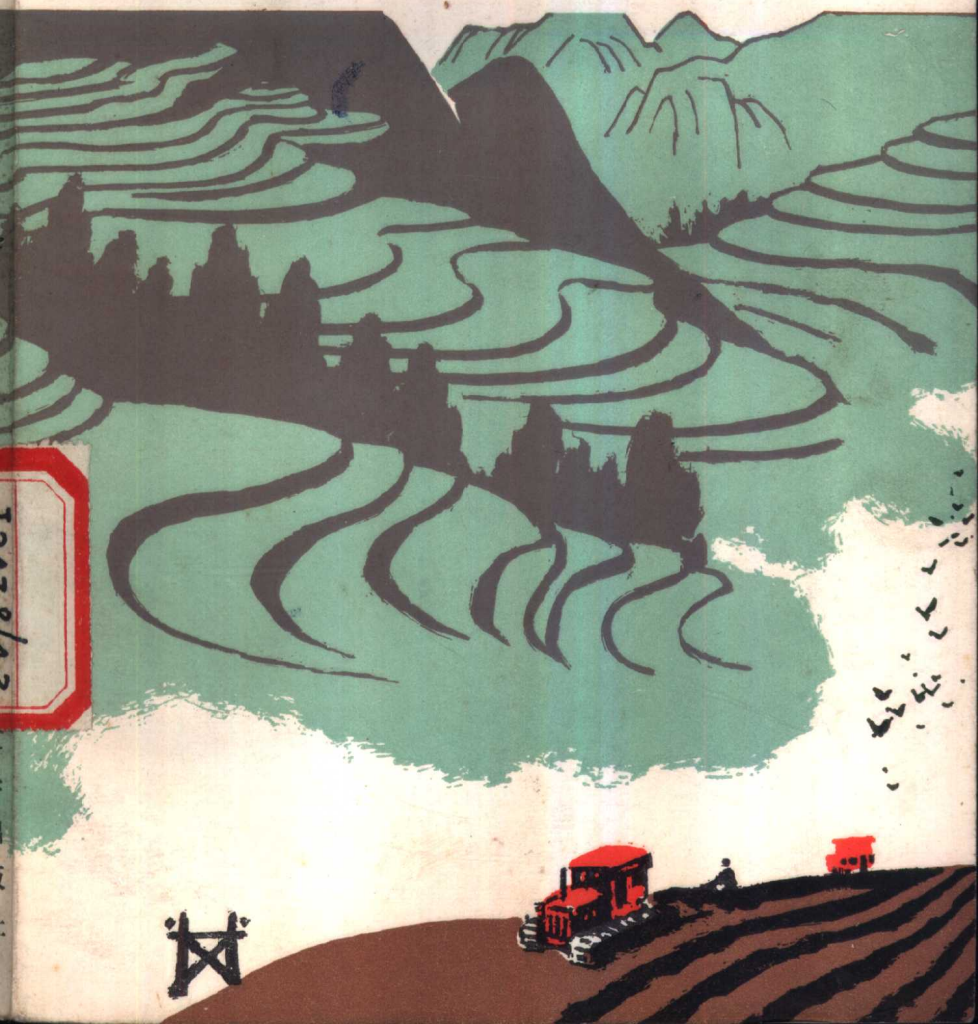


双牵牛

河北遵化农业机械化故事集



双 牵 牛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107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5\frac{3}{4}$ 插 页 2

1977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511

定 价 0.36 元

双 牵 牛

河北遵化农业机械化故事集

河北遵化县文化馆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 京

目 录

迎着斗争的风浪,前进!(代前言).....	化 宣 (1)
双 牵 牛.....	高夫集 (9)
农机姓农.....	胡天启 张连瑞 (24)
小厂飞出金凤凰.....	王树丰 (37)
铁师傅夺钢.....	姚学忠 (50)
火线重逢.....	赵宗金 张汝林 (66)
开快车的人.....	李树州 (78)
红管家新传.....	李 国 (90)
取经送宝.....	徐沛霖 (101)
雪地遥控.....	姚学忠 李 国 (113)
新来的女机手.....	高夫集 (124)
孔雀开屏.....	姚学忠 (138)
雹灾之后.....	高夫集 郭凤芝 (152)
一架土播种机的诞生.....	张连瑞 (165)

迎着斗争的风浪，前进！

(代前言)

化 宣

河北省遵化县，地处长城脚下，燕山腹地，境内三山横亘，两川东流，是飘扬在祖国北部农业学大寨、农业机械化的一面红旗。麦收时节，登上雄伟的万里长城，向南眺望，整个遵化大地简直象一幅绚丽的画卷；坐上汽车走遍全县，到处是一派革命热气腾腾、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。村村队队，燃烧着深揭猛批“四人帮”的烈火；平原山地，回响着农业学大寨的战歌。座座山峦，变成了一个金字塔；千里平川，象一匹黄色的锦缎。……在一望无际的金色波涛中，有挥镰收割的人群，有川流不息的车马，但是，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驰骋在原野里那一台台的收割机。远看，红色机头象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，近看，收割机精巧的木机轮带动着锋利的刀刃，在天地间旋转，随着收割机隆隆马达声，成畦的小麦应声整齐地卧倒在原野里。一会儿，一台台“小手扶”拖着小山似的麦垛奔向宽敞的麦场，打麦场上，脱粒机嗡嗡地叫，扬场机刷刷地响，好一派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啊！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遵化县委遵照毛主席“农业的

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”的教导，发扬“穷棒子”精神，带领遵化县人民奔上了农业机械化的金光大道。几年来，他们正确处理农、副业的关系，合理安排轻、重工业的位置，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创造了“政治挂帅，思想领先，以粮为纲，多种经营，以副养机，以机促农，以轻促重，以重支农”的正确路子。全县光购置大中小型拖拉机就有一千二百四十三台。自己制造其它农用机具七千多台，使全县的耕种、运输、排灌、植保、收打、加工等主要生产项目实现了机械化、半机械化。

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说：“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。”遵化人民在大办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，既克服了人力、物力、技术、设备等方面的困难，又经历了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。

一九五六年，被毛主席誉为“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”的“穷棒子社”西铺大队，全村实现了高级合作化。随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，二十三户贫农和西铺的广大干部群众，迎来了第一台“东方红”牌的铁牛。当时那欢腾的场面有谁能忘记呢？长峪山下，西铺村头，锣鼓喧天，红旗招展，当身披彩绸的拖拉机“啾啾”驶到村前，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淹没了拖拉机的马达声。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万岁！”的口号声响彻云霄。

正当西铺人民在农业机械化的康庄大道上迈出第一步，修正主义的疾风恶浪扑面而来。一九六〇年，在刘少奇一伙的“山区不能办机械化”、“农民办不了机械化”的鼓噪声中，西铺大队的拖拉机被强行收了回去。望着那开走的拖拉机，望着公路上卷起的烟尘，西铺的贫下中农愤愤地说：“你们可以

收走机器，牵走铁牛，可收不走我们大办农业机械化的决心，收不走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片忠心！”

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西铺人民大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，大造了走资派的反，一不等、二不靠、三不伸手向上要，挺起胸膛，勒紧裤带，抄起了铁锤和镰刀，又奔上了风雪柴山。有人不解地问：“又上柴山？”王国藩同志带头回答说：“对！办合作化，我们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生产资料，牵来了骡和马；办农业机械化，我们还是走‘从山上取来’之路，从山上牵下铁牛来！”广大群众全轰动了！

“上山！”一垛垛柴草背下来了！

“上山！”一车车矿石开出来了！

“上山！”一捆捆荆条打下来了！

“上山！”……

柴山风雪挡不住“穷棒子”的脚步，斗争的风雨更磨炼了“穷棒子”的革命意志！这个大队年轻的支部书记王顺同志写过这样一首诗：

西铺社员一双手，
高举红旗向前走；
毛主席的话是心中的灯，
阳光雨露洒心头。
风大专开“顶风船”，
穿云破雾妖风斗……

西铺大队上山牵“牛”，大办农业机械化的征程，正是遵化

县的一个缩影。

七十年代，王国藩同志主持县委工作以后，把“穷棒子”精神也带到了县委“一班人”中间。

沿着什么路线办机械化，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当时混进县委内的一小撮坏人，竭力主张应该向国家伸手要钱。少数觉悟不高的人也说：“买机器，牵铁牛，这不是三瓜两枣的事，国家不贷款办不了！”以王国藩为首的县委同志指出：“‘穷棒子’精神就是要继续革命，要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。靠贷款，越靠志越短；靠苦干，靠实干，越干志越坚，越干路越宽。”广大贫下中农，更是理直气壮地翻开毛主席对“穷棒子社”的光辉批示，琅琅念道：“社会的财富是工人、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。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，不是回避问题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，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。”

这样七斗八斗的结果，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了！“穷棒子”精神胜利了！全县各社队，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，就地取材，因地制宜，有山的靠山，有水的靠水，没有山没有水的靠地，也靠自己的双手，在当地的资源上创造财富。群雁高飞头雁领。在西铺大队这只头雁的引领下，沙石峪、西下营、周桥子等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，以及其他的单位，全跟上来了。采石、开矿、养猪、养蚕、编织、工艺、砖瓦等几十种副业，全面开花了。他们终于为购买农业机械，积累了大批的资金。这种做法，他们叫做：以副养机，以机促农。

机器买来了，检修又成了问题。靠运到外地检修，钱花不

起，时间也等不起。“活机器”就会变成“死机器”。靠自己检修，一没设备，二没人材，新的问题提醒了县委“一班人”，要办农业机械化，农机修配就得快上马！县委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，决定自力更生，兴办县、社、队“一条龙”的修造网，没有设备自己造，没有人材干中学，解决大修不出县、中修不出社、小修不出队的问题。马兰峪中心修造站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典型。它坐落在长城脚下，燕山丛中，刚建站时，没有厂房就占一座破庙宇；没有车床，就买来一台老掉了牙的车床；没有动力，就用毛驴拉着车床转。从此，得了个“工业战线上的穷棒子社”的光荣称号。这样的厂房，这样的机械，能修配机器吗？能！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。今天，这个修造站不仅能修理农机，而且能造开沟犁、扬场机、铡草机、播种机等比较复杂的机械了。遵化县就这样的把修造网点撒遍了农村。

生产机器要钢要铁，修理机械也同样要钢要铁。原材料从哪里来？少数人主张还是要求国家调拨一些来。县委的同志经研究后说：“遵化有山，山山有脉，脉脉有矿。有矿就不愁原材料。我们同样应该发扬‘穷棒子’精神，从山上想办法，要钢铁，建立自己的原料工业基地。”这搞重工业雄厚的资金从哪儿来？县委考虑到轻工业投资少，收效快，既供应了市场的需要，又能比较快的积累资金，于是小五金，小纺织，小塑料，小食品等首先诞生了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借着批林整风、批林批孔的东风，小钢铁厂的铁水奔流了，小煤矿的天轮飞转起来了，小化肥厂的高塔，也流出了雪白的化肥。从此，全县结束

了“借米下锅”的历史，生产农机有了充足的“粮食”。这种做法，他们叫做：以轻促重，以重支农。

在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征途中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也表现在如何管好用好农业机械上。这种斗争在农机务农还是农机抓钱的问题上，最为突出。从兴办农业机械化那天起，遵化县委就把这个问题作为大事来抓，靠典型引路，从党内抓起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端正农机务农的路线，使广大干部群众都认识到：农机姓了“钱”，越跑路越偏；农机姓了“农”，旧貌展新容。端正了农机务农的路线，农业机械化大大加速了农业大上的步伐。文化大革命以前，全县粮食亩产一直在“黄河”两岸徘徊不前。一九七六年，在“四害”横行，“五灾”俱全的情况下，我县的粮食亩产仍然获得了七百多斤的好收成。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之一。

喜看今日遵化，山山披绿，大地生辉，长城脚下，铁牛奔驰，机声隆隆。过去“三条驴腿人拉犁”的“穷棒子社”，如今耕种锄耨用机器了；过去“土如珍珠水如油”的沙石峪，如今“花果满山粮满仓”了。当夜幕徐徐降落下来，城乡灯光闪亮，村村队队的广播喇叭里，传来了电影《穷棒子精神谱新篇》的主题歌声：

灿烂的阳光照燕山，

长城脚下红烂漫，

胸怀朝阳学大寨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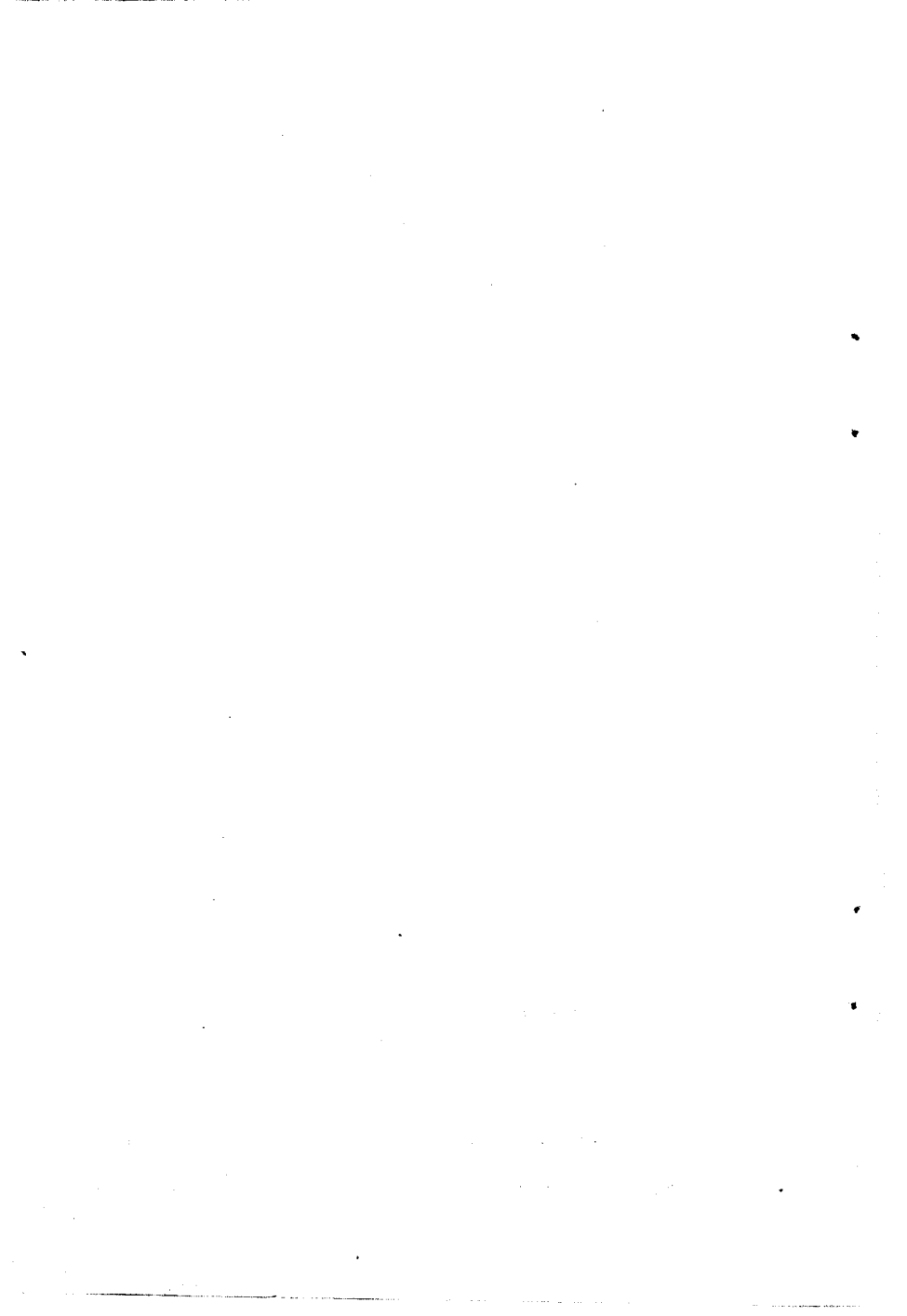
大寨红花遍地开。

机声隆隆人欢笑，
山谷平川换新颜，
农业机械化是方向，
社会主义道路宽又广，
“穷棒子”精神谱新篇，
谱新篇……

这清脆悦耳的歌声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壮丽画卷，诚然，这画面是美丽的，但是，遵化县委和全县人民没被如诗如画的境界所陶醉，他们深深懂得：昨天，靠斗争迈开了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步伐；明天，还必须靠斗争赢得农业机械化的更大胜利。

遵化人民，正在农业机械化的金光大道上，迎着斗争的风浪，前进！

这本《双牵牛》故事集，是在县委的领导下，由县文化馆主持，集中了一批本县的业余写作者，跋山涉水，跑遍了遵化的山山岭岭，从火热的战斗生活中提炼而写成的三结合的作品。写作者是初学乍练，大家唯一的愿望是把遵化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，多少地向广大工农兵读者作一点反映，使它在全国大办农业机械化的高潮中起到一些作用。反映得不够，要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

双 牵 牛

高 夫 集

一九七四年金色的十月。

从穿云破雾的风雷山中闯出来的擂鼓河，冲岩转石，掀波滚浪，哗哗琅琅，象在擂进军的鼓，象在唱胜利的歌。

河流两岸，铺金盖玉，万紫千红。在壮丽的锦绣图画中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河北玉米田象无际的森林，玉米棒子长的赛牛腿；河南高粱地象漫天的红霞，硕大的高粱穗子似火把。

河南河北一道石桥相连，在通向大小擂台村宽阔平坦的机耕路上，两辆“东方红”轮式大拖车，哗啦哗啦欢鸣着往来飞驰，由北来的载着黄金塔，由南来的拉着火焰山。

看见此情此景，人们不禁想起，两年前，这儿还是一片卵石遍布，跑水漏肥，苗瘦草也疏的“筛子地”。这“筛子地”是怎样变成“聚宝盆”的呢？

听我从头说起。

原来以擂鼓河为界，划分成河南河北两个村庄。南庄叫大擂台，背靠风雷山的余脉红云岭，是个山村；北庄叫小擂台，是个平原村。论自然条件，小擂台比大擂台好。合作化以来，两个大队互帮互学，产量一直不相上下，有时小擂台还领

了先。但近年来在农业学大寨中论产量比贡献，大擂台却高出小擂台一大截子。大擂台连续三年跨长江，七三年亩产超过了千斤，成了全县学大寨一面红旗；可是小擂台的产量，却总在六七百斤上下晃，成了风雷公社的拉腿队。

要知道两个大队为啥出现这样大差距，这就讲到了“牵牛”的故事。

一九七〇年，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，农业学大寨的战鼓，越擂越响。这年秋末，大擂台大队党支部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的愿望，决定走“从山上取来”的道路，自己动手牵铁牛。

一天，从公社开会回来，大擂台党支部书记雷志高和小擂台党支部书记潘自清，并肩步行。从后看，两个人高矮差不多，都是中等身材。但两个人年岁面貌和思想性格却大不相同。

雷志高，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干部，四方脸上，嵌着一双善于沉思的大眼睛。他从小当少先队中队长时起，就虚心好学，学习为人民服务，善于把别人的长处变成自己的优点，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。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锤炼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，更加成熟起来。六八年加入了党组织。老支书王永年早就看中了他这棵好苗子，对他精心栽培，以自己的模范言行，进行传帮带，使他逐渐具备了毛主席制定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。当老支书到公社去任职时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千斤担就落到了雷志高肩上。从任职以来，处处体现了这年轻人的才干，他身不离劳动，心不离群

众，手头有蓝图，胸怀有马列，说话刷子掉毛，有板有眼；办事铁碾碾水萝卜，嘎巴响脆。

潘自清，是五十来岁的人了，他跟老书记王永年是同时代人，打土改以后，他就担任小擂台的党支部书记。

潘支书的额头上，有两条深刻的皱纹，象两条横卧的蚯蚓。从外貌看去，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四五岁，说明他饱经人世风霜。他刚刚五岁时就死了母亲，父亲给地主扛活，没满八周岁，就去给地主放猪，当了小长工，尝尽了旧社会的苦头。因此老潘的爱憎感情是鲜明的。他说话办事十分谨慎，不看准了，不想好了，从不轻举妄动。

志高和自清踏着落日的余晖，沿着擂鼓河并肩同行，志高怀着虚心求教和商量的心情，向老潘讲出大擂台准备上山采石开矿，积累资金牵牛的计划，打算约他们一块干。

自清随意问道：“上山牵啥牛？”

志高说：“你还记得不？毛主席在对‘穷棒子社’的批示中，表扬了当年‘穷棒子’闯出了‘从山上取来’的道路，这是一条白手起家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的路。这条路体现了光焰照人的‘穷棒子’精神，我想，如今农业学大寨，大闹农业机械化，我们作为‘穷棒子’家乡的人，应该发扬‘穷棒子’精神，继续走‘从山上取来’之路，上山牵铁牛！”

潘自清平静地若无其事地笑笑说：“上山牵条黄牛，三五百块钱，是不难办的；牵铁牛，我还头一遭听说，同志，那物件小的几千块，大的上万元，”他沉一下，望一眼飞流直下的擂鼓河水，接着说：“我是用腿走惯路的人，不想长翅膀飞，不想吃

那天鹅肉。”

雷志高说：“我们共产党员的眼睛是朝前看的，不能满足现状，我们的党章上写着，最终目标，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吗？同志，机械化，共产主义是不会自己跑来的。”

潘自清缓慢地迈动着双脚说：“我们的祖先，种了几千年的地，还不都是用锄头和犁头呀！从前的艰苦年月咱怎么干的？还不都是肩挑背扛牲口运？再说上级成天号召我们勤俭办社，发扬‘穷棒子’精神，这样追洋的，搞大的，恐怕不对路吧？”

雷志高把目光转向喧腾奔泻的河水，他说：“时代在突飞猛进，连这擂鼓河水都在一瞬也不停留地前进，我们怎能踏步不前呢？毛主席讲了：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。’咱们的艰苦老传统要继承，可不能说在能使用机械的时候还非得使犁杖，有了电灯还点油灯。我说咱得改革！用锄头犁头照样种田，这正是小农经济的思想反映，汽车不安轮，鸟儿不展翅，学大寨是迈不开大步的。使机械咱也还用‘穷棒子’精神，这不是学洋的。”

“不管咋说，我这人有个老毛病，不见兔是不肯撒鹰的。愿牵，你们就试试吧。”潘自清封门说。

在桥头分别的时候，雷志高坚定地说：“好吧，你们不干，我们自己上山了！”

潘自清风趣地说：“你搞你们的机械化，我搞我们的骡和马。胜败本兵家常事，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”

话说转眼两年过去了，大擂台在以雷志高为首的党支部

坚强领导下，在公社和县委的大力支持下，坚持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方针，冲破多种困难和阻力，统筹兼顾，合理安排，利用农事较少的季节，将一部分劳力拉上红云岭，开灰石，采铬矿，迅速扩大了公共积累，仅两年时间，他们就从风雷山上，硬是用自己的手，牵下了一大一小两台铁牛。

当红漆闪光，银灯烁亮的新铁牛，从县城里开来，马达轰鸣着经过小擂台村头驰向大擂台的时候，小擂台成群的孩子追着看，许多社员也眼馋，跟潘自清说：“老支书，咱还观望个啥呀？也快去牵一头吧。”

自清平稳地笑笑说：“不要见风就起浪，你们不见河北的地一大部分是石头包沙岗子，河南呢，多一半地散布在山坡上，用机器种田，是大炮打蚊子，有劲使不上，别看他们买了机器，将来有连油都灌不饱的那一天，玩不转了就是一堆废铁！”

百闻不如一见，事实胜于雄辩。

就在这一年的秋后，大擂台和小擂台，在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推动下，隔水展开了一场改造“筛子地”的大会战。由于擂鼓河常年的冲积和更改河道，河南河北造成了大片荒沙滩，卵石累累，沙土稀少，下瓢泼大雨，雨后眨眼就干，因此人称“筛子地”。这地上解放前种一葫芦收一瓢，因此常年荒废，解放后，实现了农业合作化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河两岸都栽上了白杨树，几年以后白杨参天，长成了密林。文化大革命头年刮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风，把杨树几乎全部连根拔掉，从此“筛子地”又种上了庄稼，但产量没超过二百斤。如今河南河北各有“筛子地”一百亩，双方都下定决心，并写成鲜红的大字，制